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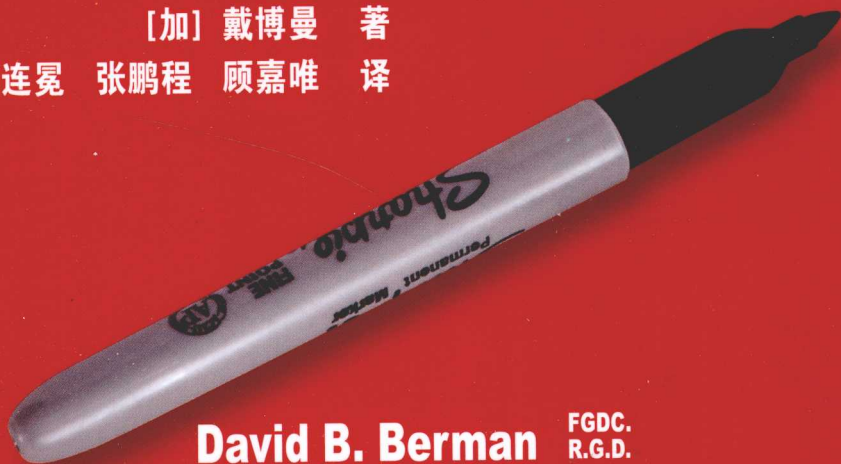
do good ~~design~~

New
Riders

AIGA

做好设计： 设计师可以改变世界

[加] 戴博曼 著
连冕 张鹏程 顾嘉唯 译



David B. Berman

FGDC.
R.G.D.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王敏 倾力作序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New
Riders

AIG.1

do good
~~design~~

做好设计：

设计师可以改变世界

〔加〕戴博曼 著
连冕 张鹏程 顾嘉唯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做好设计：设计师可以改变世界 / (加)戴博曼
(Berman, D. B.) 著；连冕，张鹏程，顾嘉唯译. —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115-21090-6

I. ①做… II. ①戴… III. ①平面设计—伦理学—研究 IV. ①J506②J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8484号

版 权 声 明

David B. Berman: Do Good Design How Designers Can Change the
World Copyright©2009.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New Rider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美国 New Riders 出版公司授权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对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做好设计：设计师可以改变世界

-
- ◆ 著 [加] 戴博曼
 - 译 连 冕 张鹏程 顾嘉唯
 - 责任编辑 李 际
 - 执行编辑 赵 轩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
 - 邮编 100061 电子函件 315@ptpress.com.cn
 -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开本：880×1230 1/32
 - 印张：6.25
 - 字数：150千字 2009年11月第1版
 - 印数：1-5000册 200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5739号

ISBN 978-7-115-21090-6

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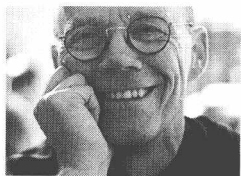
读者服务热线：(010)67132705 印装质量热线：(010)67129223

反盗版热线：(010)67171154

序 言

埃里克·施皮克曼

(拍摄: 苏珊娜·迪尔金伊斯)



当《非凡广告》(Adbusters)杂志准备为新千年的来临重刊1964年《“要事为先”宣言》时,我欣然提笔,参与连署。正如其内所言及的,“设计师们正在为小狗饼干、咖啡、钻石、洗涤灵、发胶、香烟、信用卡、零食、淡啤酒和重型娱乐性交通工具等的售卖贡献着技术与想象力”⁶之时,谁不会激赏那句“这技艺与经验或还有更加理想的用武之地”的论断?签下我的名姓,还由于那份令人感佩,甚至令人“震慑”的业已参与的同事与故友名单,而1964年原件的连署人,更可以说几乎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是的,我在这儿似乎写了一段有点诡异的开场白。有些人往往很乐意将自己加到知名设计师的名单中,并享受着出头露脸的光芒和温暖。但,请问诸君,这会为第二天清晨设计工作室带来怎样的重大改变呢?我能向约70位的雇员宣布,从今往后咱都是“能人儿”了,把那些“铜臭十足”的客户扔到一边,等着更有价值的活计自己找上门吧。其他那些设计师们是否也做着觅食的活儿,为客户提供自己的作品以利更好地售卖?难道这些销售行为都是罪恶的吗?而所有讲述设计的书都是好书吗,因为他们讲的是如何做好设计。当然,为公共运输系统设计标志就一定功劳卓著,而为飞机场提供设计则有嫌贫爱富之罪吗?给购物商场做标志设计又代表某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呢?难道说是低下的?那么,还要不要为游乐场规划并设计些有趣的公众识别系统呢?

我们要真诚地相信,与他们不再工作,世界将停止存在的建筑师不同,我们从事平面设计的人晓得,世界没有我们的服务仍

能很好地运转下去，各种物事恐怕未见得那般华美，而大小公司在缺少针对他们的服务或产品所做的用户沟通帮助下，也不过少点儿利润与盈余，生命仍旧鲜活。但平面设计，或者更准确地说，不使用设计师的成果，却也会是致命的。1997年一场大火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机场肆虐，浓烟令紧急标志难以看清，当然这些设计在创作时也实在处置不当，它们太小且光亮度不够，以至16人因无法找到出口而丧生。后来，我们的公司被聘请参与重新设计，不仅制作了可读性强、光照度够、过目不忘的标识系统，并与规划师缜密配合，确认这些新的艺术成果安放在何处才适宜观看与使用。建筑师希望这些附设上去的、同样可能会酿成前面那场惨剧的“圈、点、线、块”们“从美丽的建筑内滚蛋”，但我们坚持，雇佣设计师不是简单地点缀和装饰空间，事实是反倒要令机场的功能愈加合理。由此我想说，负责任的设计行为不该定义在向甲方询问是否可以参加“受邀提供创意方案”这类项目的操作中，而应是如果不提问、不质疑，我们这些做设计的无外乎是一群橱窗布置者罢了。

我首要的责任在我的家庭，以及家庭的延展——我工作室的雇员们，他们暂时通过我而获得生计。他们也都成了设计师，因为大家都想做点东西——那些比原先更好的物件。当然，这群人也不断讨论该做哪些项目以及为哪些客户效力。讨论中，不少问题很快便可得到解决：不为烟草品牌卖命，即便我们中的某些人还在吸烟。不过，我们会为汽车公司工作，而且我们大多都有车，虽然本质上说车子太可恶了。

我们的设计的好坏往往难以判断，人又是在如此一个社会里存活，并从物质丰裕中获益。诚如马克斯·比尔⁷所言，人用90%的努力使某物能运作起来，仅用剩下的10%使其漂亮些。“设计师有巨大的能量影响我们如何观察世界，以及如何过我们的日子”，作者大卫（David B. Berman，他的中文名字亦如封面所示——戴博曼）在本书中写到。对此我深信不疑，同时还觉得，我们都要持续地留意各自的所作所为，关注我们为谁工作，关注我们的工作是怎样影响他人。然而，无论初衷如何善意，我们仍无法忽视

设计作为商业，且必须依靠商业规则而存在的事实。不过，就当前所见，那些规则需要重写了。更多的关注和责任孕育着希望，即使在这个我们不愿归属又无法逃脱的商业世界中。

开办工作室 30 年来，我获得了一个结论，即有一件事旁人无法阻拦我们——人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工作。不管那些购买我们服务的商业世界有着怎样的清规戒律，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创作轨迹。如何对待雇员、供应商、客户、同侪，甚至竞争对手，都将取决于我们自身。我们怎样做事才是关键，也只有它才使我们可以最流畅地执行并能少受外部干扰。各种类型的从业者都得填妥纳税单据，确保电脑运行，给付所需租金，不过我们以及与客户间相互默契配合的工作方式才是这个行业的独特所在。纵览此书，便是要让读者从观察最直观的真实开始，所谓“慈爱由家启”吧。

A large, bol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that reads "Erik Spiekermann". The letters are thick and stylized, with a casual, expressive feel. The "E"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nd the "Spiekermann" part is written in a more fluid, cursive-like style.

埃里克·施皮克曼是一位作家、信息设计师、字体设计师。他创建了“MetaDesign”和“FontShop”，并成为不莱梅艺术大学的荣誉教授，获得帕萨迪纳（Pasadena）艺术中心荣誉博士学位。他还是第一位通过“欧洲视觉传达设计奖”（European Design Award for Communication Design）入选“名人堂”的设计师。他在柏林、伦敦以及旧金山市生活和工作。其工作室“Spiekermann Partners”目前聘用有 30 名设计师。

中文版序言⁸

(拍摄: Zheng Bin)



2006年,大卫·伯曼(David B. Berman, 他的中文名字是戴博曼)先生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做过一个讲座,题目是:“做好的设计——设计师的社会职责”,在老师与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引起大家对设计师的工作、设计师的社会职

责、设计师的社会能量,以及设计师的社会身份的深刻反思,而他的命题恰与我们设计学院的口号“设计为人民服务”有着相同的接点。这之后我与他谈过很希望他的书能够在中国发行,因为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几乎一夜间带出了一个巨大的设计行业,成千上万的中国设计师在忙碌之中也许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他所谈到的这些问题,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更多的中国设计师来关注并做出一些行动。

也许我们都是为了美,为了创造美好的东西才选择成为设计师,但在我们创造美的同时是不是也在为这个社会带来我们未曾想到的负面的结果,我们的设计是否使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利于生存?

也许我们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设计师,不是决策者,言微势弱,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一些行为,也无法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负责,但当我们重新端量设计师的社会能量,你会发现自己有着一一定的影响力。也许我们认为自己受雇于企业,要以企业利益为重,但当我们重新审视设计师的社会职责,你会发现,大卫·伯曼所说的,不仅做正确的设计,而且要做好的设计不仅有利于社会,实际上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利益。

很荣幸与大卫·伯曼在Icograda理事会中作为同事,他在推动世界设计师思考自己的社会职责、责任,更为人性化的设计以及照顾残疾人的设计标准上不遗余力,其行为影响着众多的设计

师，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的生态环境。

有利于这个地球，有利于人类的正确的设计才会是好的设计，不仅要美也要善，最终两者应该是一致的。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everal fluid, connected strokes.

王敏，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这是中国设计的顶级学府之一。他曾担任 2008 年奥运会的设计总监。

来自 AIGA 的一封信

理查德·格雷费

(拍摄: AIGA)



AIGA 之所以出版这本能够真切反映设计力量的书籍,是因为大卫·伯曼理解(正如其间所呈现出的强烈、诚挚且清晰的论述那样)创造和创意不单单具有打败恶习的潜力,而且能够影响积极的社会变革。

AIGA, 确切地说是我与这位对社会规范有着敏捷才思且信念坚定的大卫先生的联络,始自他向加拿大设计师宣讲环境和社会准则的那场活动。米尔顿·格拉泽长久以来也对设计师所能承担的责任怀有相同的目标,并加入了我对 AIGA 专业实践标准的修订活动中,用大卫的话说,就是为设计师在面对他或她们的观众时设置一种责任感。如今,大卫的观点也已成为北美设计从业者的核心精神禀赋。

“这个物件可以传授知识并指明道路:没错,它能令人得到启示。不过人类注定要用之作为恶的终结,否则它将只是盒子里盘曲的线与亮着的灯。”

爱德华·R·默罗(1908—1965)⁹

1954年3月15日论及电视

2008年,AIGA 中国分会以汉语印行了《设计商业与道德》手册。那片土地上有100万学子正开始他们的设计生涯,而手册所提供的规范,将是我们对于这群青年人的最终的专业寄望。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说得对:“永远不要怀疑某些个人的作为将改变这个世界。事实上,这才是永恒的真理。”让我们期待,大卫这部与公众利益极其相关的著作能如何改变我们的愿景吧。

创造击溃恶习。我们是如此希冀着。

理查德·格雷费是 AIGA 这个美国专业设计师协会的执行总监。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ikely belonging to Richard Greife.

目 录

引言	1
创意之本：削减“大规模欺骗性武器”	4
第1章 现在开始	7
第2章 超越“绿色”：就手的谎言	21
第3章 波普风景	31
第4章 武器：视觉骗局，被制造出来的需要	49
第5章 真实所在：险境	61
第6章 酒，女人与水	73
第7章 诸感顿失	85
设计解决：便利的真实	102
第8章 为何当下最适时？	105
第9章 怎样扯淡，又怎样讲真话	121
第10章 做好事才是好设计	129
第11章 职业风气之变	135
“誓言做好”	146
第12章 一位（任何）专业人士能做些什么？牢记！	149
附录A 《“要事为先”宣言》	159
附录B 《GDC道德规约》摘要	160
附录C 《AIGA职业标准》摘要	161
附录D 挪威及中国之路	162
注释	165
问题讨论	176
致谢：一小群与此相关的公民	177
关于作者	178

设计师是“作为艺术家、发明家、工程师、
客观的经济学家和不断进化的战略学家的综合体而出现”。

巴克敏斯特·富勒（1895—1983）¹¹

引言

2000年，我将22岁时创立的运营非常成功的平面设计事务所售卖予人。我选择了一条新的职业路径，试图在为那些修补世界的客户提供服务和与他人分享如何修补世界间寻找平衡。

本书正是这条求索之途的反映，其间的信息是写给设计师的，写给购买设计产品的朋友们的，当然，也是写给消费者的。

平面设计师（或称为“视觉传达设计师”）¹²为信息与理解之间创造了桥梁，正如工业设计师为物件增加了适用性和吸引力，室内设计师创造了我们生活的那个空间一样。

设计师有着一种本质上的社会责任，因为设计正处于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挑战的核心，而且，它终将成为其必然解决方案。设计师创造了人们各式的生存空间、众多的消费产品以及频繁地满足人们无尽的期望。他们塑造了我们所见的、所用的、所抛弃的。设计师有巨大能量，影响着我们如何面对眼前的世界，又如何预见未来。这能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下文的表述能令你为之震惊。

现在，人人都是设计师。我们生活在一个鼓励充分发挥个人特色，进而与世界进程交相辉映的时代。每当重视视窗尺寸、录制电视节目、列好播放菜单，或是定制手机铃声，你便加入了一个设计团队，进入了熙熙攘攘的Web 2.0的技术周遭，而你所能扮演的“戏路”也更宽了。事实上，**我深信，世界的未来就蕴藏在当下各种各样的设计项目中。**

了解我的人直到现在仍认为我是一位设计师、一名战略家，一个阐述某项目的“演讲”好手，但不是一本书的作者。

2 做好设计：设计师可以改变世界

我曾讲过，技术含量并不高的书籍，无论字词与图片能炮制出怎样的诡计，仍有七成的概率会使读者放弃逐页翻阅。同样，我也不可能在他们溜出我的演示会时，将之堵在走廊的拐角。所以，你会对此书充满狐疑并毫无恶意地弃之如敝屣，那么我的工作就是立刻与你分享本书的精华论述。

好吧，在你被 iPod、Twitter 搅烦之前，或者在某人即将打电话来、写下留言前，请浏览以下的核心思路。

设计师比他们自认为的更有能量：他们的创造力装备了人类骗术史上那些最有效（以及最具杀伤性）的工具。

人类将来的最大威胁恐怕就是过度消费。我们被高速变异的技术诡计、心理情趣、前景速度而激发的不可持续的癫狂所驱赶，在设计出的视觉骗局中自以为需要“更多”而不是早已足够。

人类向全球一体化演变的文明不可能再为哪怕制造出一个世界级赆货提供能量了。

而为过度消费提供能量的设计动力同样还有修补这个世界的奔领。

生活在一个技术发展空前迅速时代，每一分子都可经由繁衍他们最好的思想而非染色体给后辈留下丰厚的遗赠。

设计师还可以成为其他专业人士在定义个人影响力时的榜样，然后一起拥抱那与修补世界的能量同行的社会责任感吧。

所以，别只做好设计，更要做好事。

我准备与读者分享如何凭借设计去协助修补（或摧毁）我们的文明，其间的表述将适用于所有设计和传达领域，而让人们如何与众不同的原则也是在各专业间可以不断迁移的。当然基于平面设计的从业背景，其中的例子均来源于我最熟知的领域：平面设计、广告和品牌策划。

从未有一个合适且重要的时间段可供人们讨论那些负责任的设计。回到2002年，我得了个机会走出土生土长的加拿大，在捷克举办的一场国际设计会议中进行演说。我的《我们还能玩些什么“标志”？》（How Logo Can We Go？）的讲话是当时唯一关注设计社会责任的“不同政见”。¹³正好5年后的2007年10月，我在古巴“Icograda世界设计大会”主持社会责任主题，与会的每一位演讲者几乎每天都将其作品与设计师对世界的不同贡献捆绑表述。在我所亲见、听闻并体会到的20个国家里，这样的行动也可谓是全球化的。但如此的转变是否太小也太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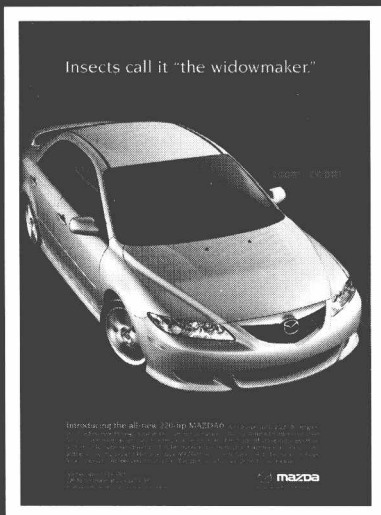
设计师出书多只为展现他们的作品，但此书我将关注他人的成果：那些我们时代最声名畅旺者们，你或许不晓得他们的名姓，但你会认出其作品。

最后，我希望你能回归真我。别担心，我可不是要你放弃现在的工作，少赚钱，甚至少欢笑。我只是想你允诺成为解决方案中的一份子。

假若你已深信不疑，惟缺少阅读的时间，那么请翻至后文¹⁴的《誓言做好》部分。

或者，就像多数设计问题那样，从厘定目标、接受挑战 and 面对局限开始吧：如此也是可靠地处于解决方案的途中了。那么，下文我将开始谈论面对生命中的设计挑战时的“创意攻略”环节。

创意之本： 削减“大规模欺



美国，欧文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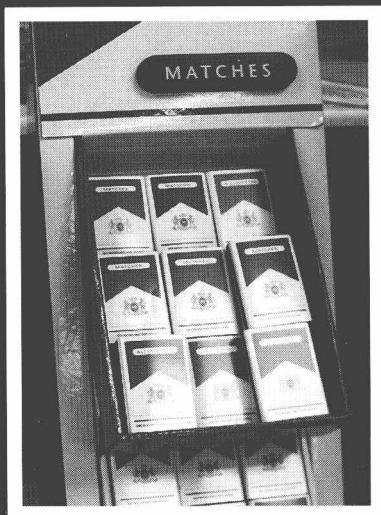
何时“公路谋杀”竟成了值得欢庆的事儿？每天，人类将导致 73 种生物灭绝。尽管我们也是生物的一种，但能否别再向那些“生存者”显露过多的尊重？这件广告承诺，当你在操控不如意的事项时，该“产品”能令你信心倍增。可，车子又是怎么从工具变成治疗方案的？



日本，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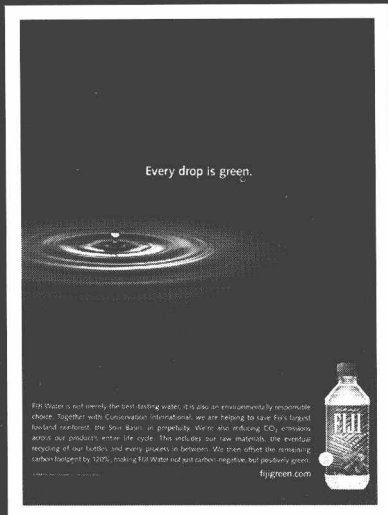
我是在日本的小卖店里发现这件芒果口味的点心包装的。里面的食品一如其应具有的原貌那样简单，但包装却极繁杂，趋于一种“肉食主义”的倾向。难道，大多数购买行为都只是靠受挫感强烈的捕食天性所充盈着？

骗性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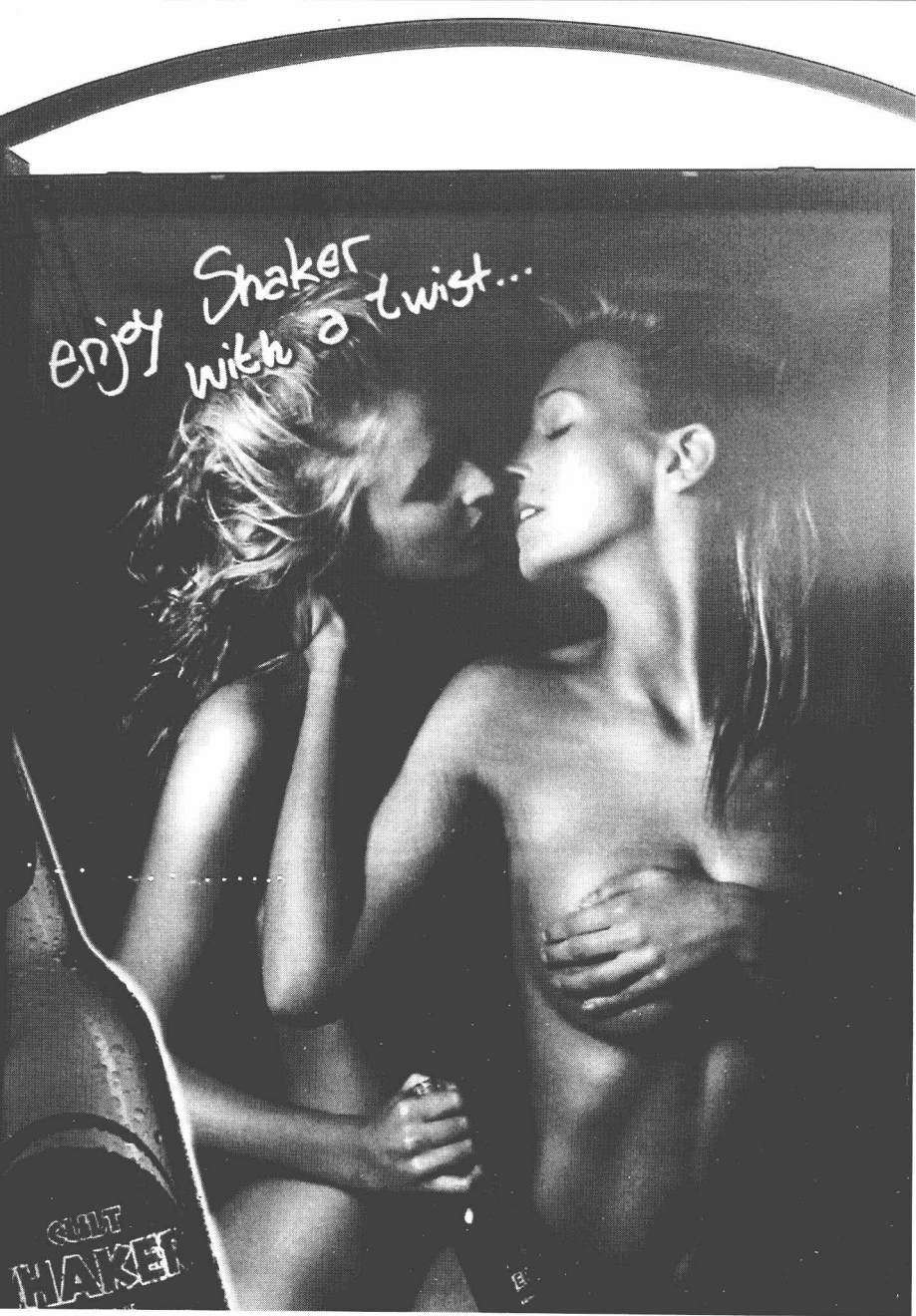
加拿大，蒙特利尔：

烟草制造商智慧地围堵了法律所禁止的在商店内为售卖而直接展示香烟的条例。他们鼓励小卖店在收银台边销售貌似香烟包装的火柴盒。难道，连所谓“营销伦理”都得像这些可恶的产品那样不健康吗？



苏瓦，¹⁵ 斐济：

劝你买水比天天叫着精炼石油显得更动人。但将这些灌入亚洲生产的塑料瓶内的水，由南半球的大洋运送至美国和欧洲，似乎并不怎么“可持续发展”。是的，将种种“产品”视作环境问题的解决良方，实在显得蛮横且不靠谱。



以“震颤者的迷狂”(“Cult shaker”)为名的小酒居然使“震颤教”¹⁶成了广告，哥本哈根，2003。融廉价的咖啡因、酒精和性爱于一樽

(拍摄：大卫·伯曼)

“执迷不悟，无功而返”¹⁷

第 1 章 现在开始

想想，如果你只有 20 来岁，而已经明确地知道未来将要做些什么：这很好，你找到了干劲和激情。你可以自豪地为自己所喜欢的一切埋单。生活真美好。

我嘛，是在高中出版一份杂志时寻获激情的。可当我上了大学后，却成了为赶工而通宵熬夜者中的一员，不过那似乎又与我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内的学位无关。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遵循“神启”进入了一家位于南渥太华某当铺楼上小型设计事务所。与众年轻人发现设计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那样，在网格、字体和“潘通”色彩系统所构筑起的世界里，在创造、探索并追逐个人完美的极限“小宇宙”中，我被激荡着。那已是早在桌面印刷出版系统将复杂的设计工程变成日常简洁的命令符之前的事了。

那时，我可以把纷乱的世界统统关在门外，只剩下美轮美奂的设计操作伴我奋斗。在字体设置器（手摇滚动，以在字型胶片上着蜡）的协助下，与两英寸长的字型胶片彻夜纠缠令我愉快，还有精调的字距、不可避免地吸入的大量冲印化学药水的气味、X-Acto 的自动传递震荡片、“拉突雷塞印字系统”、Rubylith 原图用红色涂料……到了清晨，我会将厚厚的一摞作品集绑在我那辆鲜红的“速可达”车上，穿着一双涂着蜡笔道道的棉布鞋，或者一身儿“黑”地在城里逐户拜访。



在霍普韦尔大街的“大卫·伯曼印刷事务所”前，1988 年
（拍摄：史蒂夫·艾克勒）